

那湾 那柳

■崔治营

那湾在我老宅的西边,不过50米远。那柳,在那湾的东岸边,毗邻大路。

那柳比我年长,我7岁时它已15岁。那湾比那柳还要年长,爸爸说它记事时那湾就静静地卧在那里。

那柳很小的时候,那湾里常年有水,很清很清的水。春天的早晨,柳醒来了,清新的空气包围着它,柔和的阳光沐浴着它,甜甜的湾水滋润着它。它惬意极了,忘情地舒展着腰肢,细长的叶儿水灵灵滴答滴答的。

那湾被那柳的清纯吸引住了,它屏住了呼吸。平静的水面立刻成了一面梳妆镜,倒映进了那柳婀娜的身影。

夏天来了,中午的太阳坐在那柳头顶做法。可是那柳丝毫不感觉热,它脚下的根浸在那湾平坦深厚的怀抱里,浸得它浑身清清爽爽的。

及至秋天,那湾的上空仿佛水洗了一般,像蓝水晶上飞着几缕如梦似幻的云朵。那柳看呆了,一动不动地如雕塑一般。调皮的秋风不解那柳的芳心,冷不丁地闯进了它的领域。于是,蓝水晶上的梦幻肥皂泡消失了。那柳遗憾地摇了摇头,发出“渐渐索索”的叹息。

秋天性子急,几场风就摘光了那柳的叶子。冬天来了。

冬天是很漫长的,但是那柳不觉单调,它的疏枝上经常有鸟儿落脚,大的有鸬鹚、乌鸦,小的有麻雀、蓝背儿。鸟儿们不嫌冷,在柳枝上唱歌、侃大山。那些鸟儿在它眼里就成了别样花朵——会飞的花朵,会唱歌的花朵。相比之下,那湾有些呆滞了,寒冷凝住了它的呼吸,冰雪掩盖了它的芳容,它只得像它怀中的鱼儿,沉沉地睡去。

春去冬来,寒暑变换。我8岁了,那柳正值豆蔻芳华,那湾也风韵撩人。尤其是夏天,湾里的水碧绿碧绿的,掬一捧在手,又清冽得很。这么好的水谁不喜欢啊,于是,盛夏的中午,那湾里就热闹起来了。我和小伙伴们在湾边上“狗刨”,“狗刨”了一些时日,居然学会了游泳。学会了游泳,湾边的浅水对我们就没了诱惑力,白白胖胖的强哥带头,岸边的那柳就成了我们新的舞台。

那柳眉开眼笑地看着我们爬上它柔韧的肩头,然后极其默契地配合着我们的呼吸起伏身体。几个起伏后,强哥喊声“一二,跳”,我们便如同炮弹一般“嗖嗖”地跳进了那湾。随着“噗通、噗通”几声脆响,那湾里溅起几朵巨大的水花。

男人们白天游够了,夜晚的那湾就成了女人们的乐园。女人们不像男人那么放肆和大胆,她们三五成群地蹲在那柳脚

下的浅水里说笑嬉戏。那柳困了,它梢上的一弯新月也没了精神,揉揉惺忪的睡眠钻进了一团如烟似雾的云层里。

那个快乐的夏天以后,东海的龙王爷懒惰起来,接连几年大旱,那湾不由得就憔悴了。水里的鱼也恐慌起来,乱窜乱蹦。它们这一闹腾,那湾受不了了,湾底的淤泥翻上来,水就黑了,鱼儿们更卖力地逃窜,那水越发的黑。爸爸看到后喊:翻湾了!强哥和很多人听到了,他们拿着箩筐、水桶、洗衣盆等各式各样的工具跑到那柳脚下,兴高采烈地逮起鱼来。

那柳眼睁睁看着一条奄奄一息的鲢鱼、鲫鱼、鲤鱼和草鱼离开病恹恹的那湾,它心碎了,一片片眉毛一样的细叶儿无力地耷拉下来。

再后来,那湾的水干了,一条鱼也没有了。没了水的那湾了无生气,那柳也未老先衰似的,整天无精打采。



乡村记事

生活手记

小儿不食三月鲫

■吴林溪

春天,万物复苏。鱼儿从寒冰中醒来,在水中快活地游来游去。阳光明媚的午后,钓友们提着桶,拿着鱼竿,到河边享受美好的下午。

同事也是此中好手,但颇为有趣的是,他只喜欢享受钓鱼的过程,并不爱吃鱼。下班碰上,他不由分说,拿个厚厚的塑料袋从桶里捞了两条鲫鱼,一并装了些河水送给我。

我欣喜地收下,心想爱吃鱼的儿子从未吃过如此新鲜的野生鲫鱼,这下可有口福咯。

回到家,儿子看了看我手里拎着袋子,喊道:“哇,妈妈,好大的鱼啊!我们要养鱼吗,要买鱼缸吗,买个什么样的,能让我挑吗?”儿子眼巴巴地瞅着两条在袋子里挣扎的鱼,很高兴自己有了两个新玩伴。

“啊?”我一愣,惊讶于儿子奇怪的想法。“不过,这鱼不大好看啊!”儿子挠挠头,“不好看也没关系,来到我家就是我的朋友了。”

“傻儿子,想啥呢,这么大的鱼往哪养啊。这是叔叔给的,一会儿我们炖汤喝。”我把鱼放进洗菜池里,转头跟儿子说道,“哟,真肥,这么大的肚子,肯定有不少鱼籽。”

儿子眨了眨眼睛,疑惑地问:“妈妈,什么叫鱼籽,是鱼的孩子吗?”

“是啊,鱼籽营养可丰富了,里头都是蛋白质。你现在正是长身体的时候,正好给你补补,以后长得又健康又聪明。”我笑着撸起袖子,伸手去抓鱼。

儿子久久没有回话,我扭头一看,儿子正在扑簌簌落泪,赶紧蹲下来问:“咋了,儿子?”

“妈妈,我们能不能不吃它吗?太残忍了!她肚子里还有那么多孩子,吃它太残忍了!要是别人把咱俩吃掉,那多可怕啊!”儿子哭得更厉害了,“我不要吃鱼,也不要喝汤,我以后只吃死鱼!”

看儿子哭得上气不接下气,我一时愣住了,自言自语道:“算了算了,不吃了。劝君莫食三月鲫,万千鱼籽在腹中。”

儿子听见,立刻打开橱子挑挑拣拣,找了个最大的盆子,要我把鱼放进盆里。我俩一起用盆盛着鱼送进卫生间储水的小缸里。

“儿子,我们家太小了,鱼不应该困在小小的水缸里,既然我们决定不吃它,不如明天我们一起送它回家吧。”我说。

“好!”儿子擦干眼泪,趴在水缸边上看两条鱼快活地游来游去。

第二天正好是周末,吃完早饭,儿子找了一个小水桶,催我赶紧送鱼儿回家。到了小河边,儿子执意不用我帮忙,自己小心翼翼地把水和鱼倒进了河里。鱼儿摆摆尾巴慢慢游走了,儿子摆摆手,大声喊:“再见,下次不要被人抓到啦!”水声哗啦啦从远处传来,像是对儿子的回应。

春天,万物复苏。我知道,儿子心里有一颗叫“善良”的种子,也在向阳生长。

投稿邮箱: czwbsw@sina.com

本地作者请在邮件主题中注明“沧州作者”字样

静坐

■王永清

平常,我喜欢坐在阳台上看书,看窗外闲散的流云,写点小文章。夜间,几盏小灯散发着朦胧柔和的光,将阳台点缀得静谧温馨。我和爱人静坐于阳台,或看书谈感悟,或探讨知识、交流教学心得,任时间静静流逝。

想起汪曾祺先生的《无事此静坐》一文,文中提到他小时候读书的场景:外祖父家房屋清爽,窗明几净。几棵梧桐树下掩映着几间空房,正墙上挂一条横幅,上书“无事此静坐”五个正楷大字。小小年纪的他很欣赏这诗中意境,常拿一本书,悄悄走进这房间,坐下来看半天。也许他的博学睿智和骨子中的恬静隐逸之气正是从这里开始生长的。

其实,生活中的许多时光,都是可以用来静坐的。闲暇时,我爱一个人爬山,走累了就小坐一会儿。静坐于山腰,吼两嗓子,眼前有鸟儿扑棱棱地惊飞,头顶有洁白的浮云飘过。静坐于林

间溪畔,常有顿悟之感;静坐山中,俗世喧嚣皆随风远去,心中蔓生一种安稳与宁静。

回到故乡,我静坐于沧桑的土墙根下,像村中的老人一样,抱着茶壶晒太阳。村庄多有槐树,它们比村庄里的任何建筑都高大,风吹过,槐花飘零,如吹落纷纷扬扬的往事。村中小巷深幽,石板路面泛着青光,那上面,有浣衣的农妇走过,有散学回来的稚子走过,有扛着犁耙归来的耕夫走过。我静坐于门前的石阶上,静坐于田野之上,那份恬静悠然、古朴绵长。

身处闹市,在周末的午后,我小坐于街头棋牌摊儿前,看双方惊心动魄的棋局。在未曦初晓的早晨,我小坐于巷子口,看老大爷用小推车拖来满车的蔬菜,小推车里颠簸,整片叶子上的水珠就滚落了下来。

静坐并不是浪费时光,而是将身心交付给自然,让自己慢下来,心境明朗起来,生活也因此变得丰满而充盈。

人生感悟

花开诗旅

我记得父亲和母亲

■吕游

我记得父亲,也记得母亲
记得诞生我的他们
一个成为我的天,一个成为我的地

我记得他们,记得
生命仅仅是那个扣件
我诞生,他们融化

他们消失了,我是什么

我的父亲母亲
他们在最高的蓝天之上
在最深的泥土之中
总会发芽的

星星
种子

【山村故居】

家中庭院,朴实清新,不大不小的空间里,不知不觉中院中生出一棵幼苗,渐渐茁壮,竟长出一棵桃树来。春日一到,阳光欢跳地来到我家,这棵新树吮吸春天的雨露,欢快地伸展清新的枝条,向着温暖的天空欢笑。

——董国宾

【觅春归】

夕阳西下,我走在回家的路上,春的味道似乎更加浓郁了。家家户户的窗台上,清晰可见一盆盆的绿,清翠可人;亦有一盆盆原先只敢躲在温暖室内的姹紫嫣红,在晚风里轻摇着,仿佛在呼应春的召唤。

——石艳艳

【铭记一朵花】

春天里的花,是花团锦簇的,是铺天盖地的,是漫山遍野的……而一朵花,是难以引起人们的注意的。悬崖上,开着一朵红彤彤的不知名的花儿。它的根深深深地扎在崖壁的缝隙里,靠着微薄的土壤和天赐的雨露生根发芽,并绽放出绚烂的花朵。在周遭裸露的岩石中,它是独一无二的春色。

——孙克艳

微写作

“微写作”栏目短信平台号码为15100868801。倾听您的心声,期待您的短信留言。